

西廂記分析

周天著



西 廂 記 分 析

周 天 著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 海

內 容 提 要

作者从“張生、鶯鶯的自由表达爱情的願望与当时社会的封建道德及与此相适应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矛盾就是貫串着全剧的主要冲突”这一認識出發，來分析西廂記。其中論“酬簡”后的三折与全剧思想性的关系、論第五本、論紅娘在剧中地位、論老夫人形象等处，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

西 廂 記 分 析

周 天 著

*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捌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51

开本 787 × 1092 耗 1/32 印張 2 字数 38,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定價(7)0.19 元

統一書号：10080·51

定价：一角九分

目 次

小引	1
一 張生与鶯鶯的爱情	3
二 孙飛虎事件	10
三 賴婚——首次冲击	12
四 鶯鶯与紅娘的矛盾	20
五 酬簡后的三折	29
六 談第五本	33
七 略談西廂記中的人物形象	39
八 西廂記的人民性	51

小 引

对于藝術作品來講，時間的考驗是最嚴格的考驗。有些作品稍瞬即逝；有些作品傲然地穿越過時間，多少年來，一直以其藝術的光輝炫人眼目。西廂記，就是這樣一部跨越時間而挺然屹立的古典戲曲。

称西廂記为詩劇，这是一点也不誇張的。西廂記不僅以其文字的优美，而且以其戲劇形式的完善吸引讀者。而通过优美的文字与完善的戲劇形式，西廂記刻划了鮮明的人物形象，表現了深刻的社会性的內容，表达了作者的全部愛憎。

談論西廂記的文字，过去有过不少，然而大部分是些瑣碎的考証，或是僅僅談及其作为“詩”的特点、即文字的优美；直至最近，我們才看到一些討論西廂記的思想內容及其作为“劇”的特点（戲劇藝術上的特点）的文字，并看到了一些爭論。（剧本月刊及某些報紙的文藝版都發表过这类文章。）这些討論是有益的，因为我們的时代是應該对一切古典现实主义的藝術作品做出正确評價的时代，劳动人民的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上的需要，向文藝界、向批評家們提出这个要求。

我想以我的这一篇文章來参加討論，但我并不想來專門談某一个正在爭論着的問題。我只想，努力从我的水平就西廂記的戲劇藝術上的特点來作一个較有系統的研究和分析，由这一分析出發，再討論到西廂記所刻划的人物形象及其傾

向性、人民性諸問題。同時，這當中也就免不了要順便談到一些其他的問題，包括某些文章中提出來爭論的問題等等。

在對西廂記作具體分析以前，我想先談一談它的主題思想，這對以後的具體分析是有用處的。

西廂記敘述了張生和鶯鶯兩人的愛情故事。因為張生和鶯鶯兩人所處的環境是封建社會，所以他們的自由表達愛情的願望與那個社會的封建道德及與封建道德相適應的封建婚姻制度就必然是矛盾的。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就是貫串着西廂記全劇的主要衝突。

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產生了它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法權、道德等觀點及與此相適應的封建社會制度。這就是說，封建道德（其升華形式是禮教）及與之相適應的封建婚姻制度，是整个封建主義經濟基礎的龐大上層建築的一個部分。

封建婚姻制度的主要特點就是包辦強迫婚姻，一切違反了這一規定的行動都是不合法的、不為社會輿論所容的。因此，男女間的純真愛情與自由表達愛情的願望，和封建道德、封建婚姻制度就必然是矛盾的。這一矛盾，就其本質來講，是對抗性的。而且，當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尚在鞏固着的時候，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不能不是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而男女間的純真愛情及一切爭取自由表達愛情的鬥爭，就不能不終於歸於失敗。因此，所有在封建社會里發生的有關自由表達愛情要求的故事，就其本質來講，就不能不是悲劇性的。

我們古代的文學家、藝術家，以其敏銳的觀察生活的能力

及其忠实于生活的寫作态度，一直是在作品中从多方面反映这一对抗性矛盾的。远在漢代，就有無名作家寫出了長達三百六十四言的古詩为焦仲卿妻作，叙述了焦仲卿及其妻蘭芝兩人由于老一輩的封建思想所造成的爱情悲剧，这一故事已被后人編为戲曲；后來，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傳、王魁負桂英、相思樹等戲曲作品，就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以各种不同的具体情節和具体的人物形象反映了这一对抗性的矛盾。

而西廂記，也正是与这許多光輝的、为人民所热爱的藝術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部古典戲曲。

我說“同工”，是因为在反映男女之間的爱情、自由表达爱情的要求与封建道德、封建婚姻制度的这一矛盾上，西廂記与上面所列举的一些作品是共同的。

我說“异曲”，是因为在反映的角度上，在反映的具体形式上，西廂記与其他的作品是不同的。西廂記是从刻划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代表者的老夫人、从刻划鶯鶯本人克服内心封建思想的斗争出發，从而揭示这一社会性矛盾的。当然，我們也必须同时指出來，西廂記在人物的刻划上、在戲剧冲突的組織上，是取得了極巨大的成就的。这也是西廂記这一戲曲特別为人民所喜爱的原因。

下面，我就开始我的具体分析。

一 張生与鶯鶯的爱情

在前面，我們已說过，貫串在西廂記全剧的基本冲突是

張生和鶯鶯的自由表达爱情的願望与封建婚姻制度的冲突。环绕着这一点，西厢記中的人物就自然地分成两个营壘，一边是老夫人，另一边是張生、鶯鶯、紅娘。西厢記中的情節，就是基于这基本冲突而展开的人物与人物間性格冲突的發展及其解决的过程。

現在，我們來看第一本的“楔子”。第一个和我們見面的人物是老夫人，她是作为全剧的基本冲突的一个方面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代表者。

在西厢記全剧中，作者並沒有花費很多的篇幅在老夫人身上，但这絕不是作者的吝嗇，因为这些篇幅已經够了。从作者的描寫中，我們看清楚了老夫人的过去、現在和將來的全部生活面貌，甚至清楚得可以听到她那沉重的脚步声，看到她那喜怒不形于色的陰霾的面影。

西厢記开始时，老夫人只交代了一些事情：她是个相國夫人，相國已經死了，她有个女兒叫做鶯鶯，已經許給她的侄兒鄭尚書之子鄭恒为妻了，因大喪未滿不能成婚；又有个伏侍鶯鶯的丫环紅娘，还有个兒子欢郎。她本來是要扶相國之柩到博陵安葬的，因路途有阻不能去，只好將灵柩暫寄在河中府普救寺內，寫信到京師去喚鄭恒來幫同扶柩去博陵。接着便是一陣伤感：“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親則这三四口兒，好生伤感人也呵！”

一陣伤感之后，老夫人想到女兒了，相國死后，只留下一子一女，这一子一女是她的親骨肉，也是她身旁的唯一親人，如何能不关怀？于是她喊紅娘出來：“你看佛殿上沒人燒香呵，和小姐閑散心耍一回去來。”

休要小看這兩句話，也休要輕輕放過它。就這兩句話，作者已經將老夫人的靈魂掀出來擺在讀者面前了。作為媽媽，她是愛女兒的，碰到好生困人的暮春天氣，怕女兒悶壞了，不免要叫女兒去“閑散心耍一回”；但作為相國夫人和封建道德的代表者，又怕女兒為游客小僧所窺視，失了相國小姐的體面，所以又要先叫紅娘看一看“佛殿上沒人燒香”，才讓女兒去散心。在這裡，老夫人的愛女的思想只是被統一在封建思想下面表現出來的。

這項矛盾，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正是老夫人思想上的主要特點。老夫人以後在劇中的全部活動，都不背叛於這一思想上的主要特點。

這便是描寫的典型性。作者只寫了一個老夫人叫女兒出去玩的細節，只讓老夫人說了兩句話，便清清楚楚地使讀者看到了老夫人思想上的“底”，使讀者了解到老夫人與鶯鶯之間的關係。作者在西廂記的一開始，便顯露了他的驚人才華。

但，這一細節的描寫，不僅揭露了老夫人思想上的矛盾以及老夫人與鶯鶯之間的關係；它同時還接觸到鶯鶯與紅娘之間的關係。這對以後的情節發展也極有用處，這一點，在我們談到鶯鶯與紅娘的矛盾時，將較詳細地談。

這裡只是“楔子”，也就是引子，老夫人的性格的描寫不是孤立的，鶯鶯與紅娘之間的關係的描寫也不是孤立的，引子只是為了將情節“引”出來，老夫人的性格描寫也好，老夫人與鶯鶯、鶯鶯與紅娘之間的關係的描寫也好，總是為貫串全劇的基本衝突——封建婚姻制度與男女間自由表達愛情的要求——服務的，而張生與鶯鶯的愛情的火花，則是从楔子的下半段對

鶯鶯的描寫中开始迸發出來的。

鶯鶯在楔子中没有什么大的活动，只唱了一支曲子：“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东，門掩重关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万种，無語怨东風。”

鶯鶯是相國小姐，平日老夫人当然是不厭倦地对她進行封建道德教育的，这对她也就不能不有極深的影响；然而鶯鶯同时也是一个豆蔻年華的小姐，值此暮春天气，花落水流紅，也就不能不有思春之情。这支曲子給我們顯示的正是——一个怀春的相國小姐。

当然，这时剧本所介紹給我們的，也只是一个怀春的相國小姐，她心中別無他念，这是真实的。整天关在家里或庙里与世隔絕的相國小姐，除了怀春，也确是不会有其他的想头。

如果鶯鶯只是在封闭的閨房中安度她的青春，然后再在父親的孝服期滿后按照母親之命嫁与鄭恒，也許在她的生命中就不会發生任何能够成为偉大戲劇題材的事件，也許她就会逐漸地逐漸地長成为和老夫人一样的人，然而正巧她在奉母命游玩的时候遇到了張生，于是动人的戲劇情節展开了。

現在，我們跟着剧情的發展到第一本第一折中來看張生。

張生父母双亡，功名未遂，書劍飄零，游于四方，先人曾拜礼部尚書，因此，也可算得是一个宦門的破落子弟。他在劇中出現时，正是他往京师求進之际：“暗想小生螢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滿腹文章，尙在湖海飄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万金宝剑藏秋水，滿馬春愁压綉鞍。”接着，他唱了兩支曲子，曲子里的“日近長安远”，“投至得云路鵬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螢火二十年。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兒願”，都是功名不

遂的怨言。

在那个时候，像張生这样一个宦家破落子弟，欲求“一飛冲天”，惟有“上朝取应”，这正是張生的作为一个不第举子的共性。但張生和一般的俗書生也并不一样，他也有眼界開闊的一面：

行路之間，早到蒲津。這黃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內之地，你看好形势也呵！

【油葫蘆】九曲風濤何處顯，則除是此地偏。這河帶齊梁，分秦晉，臨幽燕。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卷；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東西潰九州，南北串百川。歸舟緊不緊如何見？恰便似弩箭乍離弦。

【天下樂】只疑是銀河落九天；淵泉雲外懸，入東洋不離此徑穿。滋洛陽千種花，潤梁園萬頃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邊。

張生以黃河自況，以“滋洛陽千種花，潤梁園萬頃田”自許，便是胸襟開闊處。

你看他一到店里住下，馬上找店小二來：“我問你：這裡有什麼閑散心處？名山勝境、福地寶坊皆可。”由於店小二的介紹，他去游普救寺了。在普救寺里，遇到了鶯鶯。

這裡，寫張生初遇鶯鶯是有層次的。起初是道張生的雅人雅致、眼界開闊，繼而是要找個地方游玩，然後在無意中他遇到了鶯鶯。要找名山勝境游玩，則可見張生並非官癡迷心的俗士子；在無意中遇到鶯鶯，並非有意尋芳，則可見張生不是愛拈花惹草的紈袴子弟。

對“鶯艷”以前的張生與鶯鶯的描寫又是有區別的。寫鶯鶯是滿懷春思，寫張生則絲毫不觸及春思。我想，作者是有意

識这样寫的，因为像張生这样的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寫得——不当心，就会流于油滑、流于庸俗。作者有意迴避了这一点，正是为了竭力刻划張生的美好性格。

張生在看到鶯鶯后，唱了四支曲子，極道鶯鶯的美貌。

紅娘是先看到張生的，这时，紅娘有紅娘的“任务”，老夫人曾囑咐她“看佛殿上沒人燒香”，如今有人了，她有責任催小姐回去：“那壁有人，咱家去來。”

鶯鶯也看到張生了。剧本上寫着：“旦回顧觀末下”。好細節！这时的鶯鶯，仍然只是一个怀春的相國小姐，在沒有看到張生之前，她对紅娘說：“你觀：寂寂僧房人不到，滿階苔蘚落花紅。”还是怀春之情溢于辞色；在看到張生后，她的心情是复雜的。作为一个从不出閨門的相國小姐，猛見陌生士子，她應該是帶有不少慌張的；作为怀春的相國小姐，猛見陌生士子，而且是举止文雅、風流俊俏的士子，不免有一些兒顧盼之情。于是，她在匆匆下場时不免“回顧觀”張生一下。

一看到这么一个神仙般的美人兒，張生被引逗的“意馬心猿”了，上京赶考的初衷也变了：“‘十年不識君王面，始信嬋娟解誤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

这一段戲中，張生的思想進展是有过程的，先是想上京赶考，“鶯艷”之后，就不想应举了。剧本正是在其思想的变化中着力描寫張生。

我听到过一种看法：剧本描寫了張生想上京赶考，便模糊了他的性格，張生在剧里是个正面人物，只应是个不爱功名的書生。殊不知在那样的社会里的士子（且不說禮部尚書之子了），要他全無功名之心是不大可能的，只要剧本將其思想过

程交代清楚，便是真實的、可信的。若是認為古代戲里的正面人物不能有我們用今天的觀點看來是不好的行動，這就未免太愛以教條去衡量古人了。

接下去，便是老夫人命紅娘來找長老，替已故的相國做齋，張生想借此看到鶯鶯，要長老替他“帶得一分兒齋，追荐俺父母咱！”張生向紅娘打听鶯鶯的情況，受到紅娘的頂撞；張生與鶯鶯的隔牆酬和；“鬧齋”中張生、鶯鶯的互相顧盼：這一切說明了張生、鶯鶯兩人間愛情的進展。

愛情的進展也是有層次的：從互相顧盼到憐才；從隔牆酬和到面對面的感情交流。因此，鶯鶯從懷春漸變到想念張生，這對讀者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了。

鶯鶯此時的心情是：

〔旦唱〕油葫蘆翠被生寒壓綉衾，休將蘭麝熏；便將那蘭麝熏盡，則索自溫存。昨宵个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難親近。這些時睡又不安，坐又不寧，我欲待登臨又不快，閑行又悶。每日价情思睡昏昏。

.....
【那吒令】往常但見个外人，氲的早噴；但見个客人，厭的倒褪；從見了那人，兜的便親。想着他昨夜詩，依前韻，酬和得清新。

【鵲踏枝】吟得句兒勻，念得字兒真，咏月新詩，煞強似織錦迴文。誰肯把針兒將綫引，向東鄰通个殷勤。

【寄生草】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臉兒清秀身兒俊，性兒溫克情兒順，不由人口兒里作念心兒里印。學得來“一天星斗煥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無人間”。

兩人間有了愛情，那末，這一愛情如何繼續發展下去？如

何能兩情相遂呢？又怎么样表現他們的愛情與環境（封建婚姻制度）的衝突呢？

作者引進了孫飛虎事件。

二 孫飛虎事件

孫飛虎事件，就是孫飛虎圍寺欲擄鶯鶯為妻的這一事件。它使情節的發展有了新的變化。

我們且慢談這個變化，先談一談另一問題。關於這一事件，我曾經聽到過相當激烈的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孫飛虎事件是件偶然的事情，孫飛虎本來是與張生、鶯鶯或老夫人毫無關係的，因而這一事件也是不典型的，作者以這樣一件不典型的事情來支配了情節的發展，不能不說是敗筆。另一種意見却認為孫飛虎事件是典型的，並旁征博引，以封建社會中的基本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及某一朝代的政治上的混亂來印証，証明這一事件在其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

我以為關鍵不在於孤立地研究孫飛虎事件是否典型，關鍵在於正確的理解孫飛虎事件在全劇中究竟起一個什麼樣的作用。

這個戲的主要矛盾是：封建道德、封建婚姻制度與男女間的純真愛情及自由表達愛情的願望不相容的這一矛盾。這一主要矛盾及其所規定的人物的內心矛盾和人物與人物間的矛盾的發展與解決，是情節發展的主要綫索。這些，都是內因；而這些以外的東西（如孫飛虎事件）便都是外因。“唯物辯証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

而起作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七六九頁）因此，孫飛虎事件是促使張生、鶯鶯、紅娘、老夫人之間關係變化（情節發展）的條件，而這幾個人的內心矛盾及其相互之間的矛盾則是全劇劇情發展的根據。有了變化的根據（即：劇本描寫了這些人的內心矛盾及其相互間的矛盾），則即使沒有孫飛虎事件這一條件，換了其他適當的條件，他們之間的關係仍然會起變化，劇情仍會發展。讀者在看了西廂記第一本後，即使不知有孫飛虎事件，仍然會相信他們之間的關係會發展，張生決不會突然在第二本開始時離普救寺而他去，因為第一本已令人可信地描繪了他們的內心矛盾及他們之間的相互矛盾。但孫飛虎事件這一外因離開了西廂記情節發展的內因就會毫無作用，比如說，孫飛虎事件決不會使鶯鶯愛上法本長老，也決不會使張生與紅娘發生愛情。這是內因與外因的不同，此其一。

其二，戲劇（藝術作品）是形象地反映現實的，而在現實中（在生活中）並沒有純粹的必然性，必然性只是通過無數的偶然性表現出來的。因此，戲劇作品中並不排斥偶然性。相反的，只要某一偶然性的事件能夠有助於襯托出並揭示出必然性來，這樣的偶然性，便是戲劇情節的發展所需要的。因此，如果不研究戲劇情節中的偶然性與必然性的關係，而只是斤斤考據於一個戲的從頭到尾的每一件事和每一句話的所謂典型性、必然性，這就是自己替自己撒下迷魂陣，這就是在文學批評中為公式化概念化打開大門：要求文學作品像哲學那樣抽象地反映生活的本質。並且，據此以求，普天下的好戲就不免都要全部推翻的。（可惜的是，像這種公式化概念化的爭論意見，不僅發生在西廂記的討論中，而且，也發生在其他一些

作品的討論中。)

由前面所說的兩點再接触到孫飛虎事件這一具體爭論點上，就可以知道，說它典型或不典型的兩種爭論意見本身就都是含糊的、不能成立的。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孫飛虎事件雖是一個偶然的事情，但它有助於揭示西廂記情節發展的必然性來；雖是外因，但它對推動內因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它已有機地成為情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對西廂記全劇的情節發展來講，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何以說孫飛虎事件有助於揭示西廂記情節發展的必然性呢？

因為它使張生、鶯鶯之間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它使老夫人的性格有了發展，或具體一點說，它對張生、鶯鶯兩人的愛情起了推動作用（當然也只是推動），因而也就間接為他們之間的愛情的被破壞創造了一定的條件，而這一切，是直接為西廂記的基本衝突服務的。

三 賴婚——首次衝擊

孫飛虎事件使西廂記的情節發展起了些什麼具體的變化呢？這就是，孫飛虎圍寺欲擄鶯鶯為妻，鶯鶯獻計，願意嫁與能退賊兵的英雄，老夫人許婚，張生退了賊兵後，老夫人許了婚又賴婚。

這是孫飛虎事件的作用，它不但幫助了張生、鶯鶯兩人間的愛情的成長，而且它也引起了老夫人賴婚這一事件。賴婚，